

曾文正公全集

新式
標點

曾文正公書札 卷下

與吳子序

去歲相會，戲語曰：「久不見賈生，自謂過之，今不及也！」頃謂大箸釋愛篇，彌覺不及遠甚。莊生之恢詭恣睢，自以爲羊聚，我所獨嗜；不意老見又竊當禁鬱，茲可妒耳！弟亦久思作自序一首，見此尤用技癢，少遲當勉成奉和。揚爲解嘲，而班擬之，班作幽通，而張學之，感閣下之反唇相嘲，固不可以無報也。

致左季高

弟駐建昌，若使閩賊回竄廣昌石城等處，而不能撥兵禦之，則氣象亦覺窮窳。現在護衛之朱唐兩營，及吉中營，似尙可以一戰，留在身邊，閑殺勁旅，亦殊可惜。現令喻吉三、余星煥等，新招千人，並彭山、岷之六百兵，爲護衛之用。抽出朱唐兩營，吉中營，緩急出外防勦，或歸併凱章部下，以厚兵力。是否有當，專以奉商，祈速示諭。吉三才不如劉培元，而無他嗜好，志在躍躍欲試。余星煥頗聰明，才足以長五百人，到長沙時，尙乞誘掖而裁成之。潤帥近日汲汲求統領之才，就弟詢訪，愧無以應。王枚村足統領五千人否？如其可也，則或令朱唐喻余及副湘吉左等，概歸枚村爲一部，則不似散錢無貫。印渠部下江劉李三賢，將潤帥寤寐思之意，欲閣下以印軍隸鄂垣。目下吾鄉南路喫緊，印軍可北行否？楚勇束伍之法，須略改變。鄙人前制八隊爲一哨，內刀矛四隊，鳥鎗二隊，每隊合隊長火勇爲十二人，抬鎗二隊，合隊長火勇爲四人，似亦可操。厥後閣下製劈山礮，爲陸軍利器，似不能不另立劈山礮哨官，而以小鎗刀矛護之。比來叔孫生所定楚勇營制，何如？便中開單見示，爲荷。頃附片調筠仙回南，蓋因科場巨案，恐其分校。

禮閣，或嬰世網也。

與沈幼丹

頃見筱泉寄少荃書，知玉體不甚和適。世方多故，珍重有用之身，以膺艱大之寄，慎勿悶損以斲天和。國藩亦鬱塞有年，胸次過褊，竊欲以自砭者共砭耳。

致駱中丞

凱章一軍，雖屬勁旅，總嫌其單。若減去吳國佐之千三百人，則尤單弱。茲擬令喻吉三、余星煥、黃思學合招千人，與彭山、岷之六百兵丁，留老營護衛，抽出朱唐及吉字等營，出外打仗。或併隸凱章，或另打一路，則浚川雖遠，隔南贛，尚不至過形單薄。此項餉銀，擬就江西省中丞商撥，另行咨達冰案，通籌全局一疏，是否有當，尚乞指示。

覆劉霞仙

粵匪去冬未平，且復加厲，所睹四書，當以奉詒。閣下向多愁鬱，想書到君家，亦百年中可爲開口而笑之一日也。三河之敗，殲我湘人，殆近六千，不特大局頓壞，而吾邑士氣亦爲不揚。未知此後尙能少振否？國藩此次在外，無下行之地，無不批之稟。官場慶弔，酌量送禮；家鄉慶弔，親族本家亦少爲點綴，餘皆率往常規模不變。巧言令色，足恭三者，有志學步，所既魯鈍，學又作輟，數月以來，毫無效驗；或勸先難後獲，宜再卑抑，以俟大效。僕則抱歉必不措，仍將修吾初服，免使陳咸頭觸屏風耳。筠仙在京，亦所如不合，頃附片奏，請來營，大約三四月可以到營。閣下能來再賦會合否？

與張筱浦中丞

景德鎮之賊，與婺源賊黨，相爲犄角；一處得手，則處處可期並下。惟匪黨尙多，負隅已久，恐難遽克。若能將兩處之賊逐出江濱，敵軍得與雄鷹合勢，事機當少順手。

致彭雪琴

景德鎮一軍，出隊進剿，互有勝負。聞賊將大舉繞抄我後路，逆氛正熾，官軍屢挫，如抄樂平後路，斷我接濟，則凱章之營爲可危。設有意外之虞，則賊必圍逼撫州，并犯建昌。蕭軍遠在贛南，不能遽歸敵處，老營人數僅止三千，不敷攻守。望閣下迅派得力水營一營，卽來撫州，以備防守。若建昌有事，亦可就近調來，并求派好礮手十餘人，羣子藥筒，以備教訓。此間兵勇，放礮守城，因路途太遠，故預爲奉告，以備不虞，卽不另具公牘。

致左季高

凱章臘月廿七之捷，得其續稟，亦損百人。打仗不怕敗挫，祇怕傷亡太多。自去臘以來，我軍傷損不少，士氣稍沮。此間老營太單，勢不能撥往濟師。蕭軍甫至贛南，不可遽調。望閣下速催王枚村來江，或酌帶數百人，維持凱鈐一軍，並請催彭山岷之兵，金星煥之勇，星速前來，護衛老營，抽出朱唐兩營，歸併凱章麾下，則生力漸多，而氣勢仍壯矣。

與李筱泉

凱章分紮牛角嶺之第五旗，去老營幾二十里；僕曾囑其移紮一處，凱復信以弁勇可靠，未移也。十一夜，第五旗營盤被陷，聞賊將剿出樂平，截我後路，凱軍殊可危慮。此間老營火藥已罄，望稟知中丞，趕解萬觔，或由旱路送武陽渡登舟解來，此間派夫於水淺處迎接。火毯及大礮之羣子，皆所急需，望星速解來。餉銀則起旱解來，至要至要。養素凱章兩軍，若俱不得力，則賊當窺伺撫建，此次未及函告中丞，恐涉張皇也。

致駱中丞

此次添兵勇共三千餘人，待其到時，目下先抽老營二千人赴景德鎮助剿，將來須另派統領，別爲一支，庶到處可爲犄角之勢。卽如此次，若另有一支紮東路，以防浮梁之賊，則凱章一軍當早得手矣。現向耆中丞處索餉事之諧否，尙未可知，然不得不放手一辦也。

與胡宮保

敵處因凱章一軍，未甚得手，又添募兵勇三千餘人，向江西索餉，不知諸否？添營甚易，得統領之才，千難萬難。此間日與酬對者，僅有護衛之三千人，及本府之官紳數人，見聞太陋，殊悶人也。莊子云：「以天下爲之籠，則雀無所逃。」閣下以一省爲籠，又網羅鄰封賢俊，尙有乏才之嘆，鄙人僅以營盤爲籠，則雀且遠引高翔矣。吳翔岡與凱章意見不合，已批准撤營。此君志氣高邁，而辦事不甚平實，吾意擬令還湘，助黃子春一軍，將來或有成也。

致官中堂

尊處去臘迪庵請卹摺，及舍弟等一摺一單，想已咨送敵處，不知中途何處沈滯。臘尾奉到恩旨，亦望速咨，以便

具摺謝恩，至懇至懇。湘勇之在湖北者，敬求閣下擇尤拔補，實缺數人，是亦獎勵士氣，固結人心之一道。卽保至都守者，或借補千把，亦可稍資策厲。目下敵邑出來投效者少，似宜多方鼓舞，是否有當？

與耆九峯中丞

此次敵處招兵勇三千餘人，敢援兩湖之例，更向台端增索萬餘金，合成三萬之數。如蒙惠允，卽求尊處便中附片一奏，曷勝銜感。弟往年，在軍不通慶弔應酬，而私分之窮窘如故，不肯添募兵勇，而公分之欠餉如故。此次擬略改局面，放手一辦，如其得手，此時多添數千，將來速了數月。此時多添一軍，將來速了半年，亦未可知。細觀賊勢，皖南醜類尙多，不窺江西，卽伺浙江。若內竄江西，固須預籌重兵，併力剿洗，卽東竄浙境，亦須閣下籌兵往援。敵處添兵，與尊處添兵，名目稍異，而所剿則同一賊也。是否有當，祇候玉示。至撫建兩府膏腴之地，東而連城之賊，北而婺源景鎮之賊，難保不萌意竄擾。現與建昌王太守講求城守之法，城池頗堅，礮位亦好，惟子藥缺少，敬求飭局多解爲荷。

與李少泉

行軍以能攻城略地，勦滅大股者爲上，防守保民者次之。此軍現在建昌，爲官民所愛，尙屬次等好兵。若遽去以踐潯湖之約，既失此地之民心，又不能順道以助攻景鎮之賊，則近於取巧。是以暫留此間，以順輿情。至此間不克有爲，終須北行，以與水師合勢，則僕固未嘗一日忘之也。

覆袁漱六

此間軍事平平，張凱章一軍，向稱健者；比剿景鎮，將近兩月，尚未得手。蕭浚川進援南贛，亦無捷音。南北相距千餘里，僕居建昌，雖尚適中，然兩頭各隔五六百里，調度均不靈通。六舍弟溫甫遺骸久未尋得，春雨泥濘，此後更無覓處，思之至痛。拙作哀辭一首，鈔呈一覽，敬求大作墓表一首，光及泉壤。國藩之與閣下締交而申以昏姻，由溫甫弟先之也。屢得家信，託庇平善，惟家叔痛傷溫甫，少遘末疾，近於偏枯。聞閣下買書極多，吳市爲之一空，可否開列書目寄示，俾得一廓見聞。趙靜山中丞，聞其淳樸愛民，近日何以引疾不出？何根雲制軍，位望正隆，近聞亦有憂讒畏譏之意，果否？吳中大小良吏，與閣下最稱莫逆者何人？便中均祈惠示。

與劉養素

貴軍與凱軍相離甚遠，若合紮一處，恐無此妥善之地。且東西兩路，皆不可不防，合紮之說，自無疑議。現在凱章處，添調平江兩營，當可少壯軍威。東路之聲威一振，則賊匪不敢專力以撲閣下西路之軍，此一定之勢也。弟爲此間所挽留，業已應允，不便遽動。且敵軍一動，閩賊西犯，撫建亦殊可危。貴軍之事，日日懸系，苦無好兵可以撥助。目下春水方生，麾下水師敷用否？如尙須添船，可調湖口水師往助。信息太稀，望常常惠音爲要。

致劉景房

珂鄉雖一例蹂躪，而南城較之南豐，猶爲彼善於此。自去冬招集流亡，復業者多，城市之中，頗有熙來攘往氣象。閣下小住此間，而令世兄時還南豐，照料田產，講求耕耘，不過半歲，即可蘇息休養，漸還舊觀。積善之家，簪纓之族，偶有蹉跌，未遽窮困也。但求閩江交界，常得一枝勁兵駐紮，則建郡長無他虞耳。弟在此間毫無功效，亦非可久之局。但願台從早歸，粲斂一切，不勝慰仰。

致張小浦中丞

聞婺源大獲勝仗，遠道傳聞，不知確否？景復鎮之師，張凱章分派一旗於牛角嶺，救應不及，被賊攻撲，旋派兩旗扼紮原處，添調廣豐之平江兩營往濟，業已到防，尙屬平穩。養素因兵單賊狡，欲待老營移赴饒州。前因建昌官紳挽留，業經而允。此際自難遽動。張觀察軍既稍振，賊亦不敢以全力西犯。養素也。婺源若未速下，李江諸軍作何調度，敬祈先行示悉。聞平江兩營之赴景鎮者，自嫌單薄，又經稟請幼丹續調玉山之平江營，不知果否？玉山關係三省防務，亦係要區，未可過薄也。

與史士良

弟身體幸託平安，惟目光眇昏益甚，去冬附片請假一月，刻下閉目靜攝，亦無成效。每寫字數行，停筆多次，燈下則一無所營。幸此間軍務不緊，應酬不煩，諸堪藏拙。蕭張兩軍，若共剿一路，互相掎角，或易得手。現在一南一北，彼此均嫌其單。弟擬俟南贛稍靖，即調蕭軍歸併北路，添募兵勇，放手一辦。若其順利，則裨益較速，已草疎入奏，不審卓見以謂何如！

與李筱泉

此次招勇五百，但試淮南勇之果能操習馬隊否耳？不特少荃不敢自信，即僕亦茫無把握也。當年辦水師，亦係冒昧試之。厥後楊彭諸人，徐徐成箇章片，亦初願所不及，賢昆仲不必遽以任事之難爲慮。

覆胡宮保

尊丁到接奉惠書，得知舍弟溫甫遺蛻，仰仗大力，業經尋獲，閣家世世永感厚澤。舍溫弟亦九原銜感，結草圖報矣。先軫喪元，又幸事中之一大不幸，然少得歸骨，慰情聊勝。所有棺斂之具，歸舟之資，敬求閣下與希庵親家，妥爲照料。仍求開單示悉，以便寄呈。此事與他事未敢以累高誼，祈亮之也。楊名聲、楊鎮南、張吟先三弁，祈卽飭令妥送靈櫬，回至湘鄉、零山。王明府處，劉步瀛處，共用去銀若干，并求查明示知，以便速寄。

與楊名聲等三弁

接來稟，知舍弟溫甫遺骸，業經尋得，三位辛苦跋涉，爲功甚大，感謝感謝。比來亮至廣州矣。棺斂之資，歸舟之用，胡宮保與李觀察必加意照料。三位中卽派楊名聲、楊鎮南送靈櫬至湘鄉舍間，張吟先回建昌銷差，以便面詢一切也。長江大湖，風波之險，務望小心慎重。晚間擇地灣泊，求宮保派礮船護送，情願多走幾天，不必冒險一步。到湘潭時，先專人至舍間，問明由何路歸去，爲囑。

致季君梅

弟此次出山，尤乏裨補。所部楚軍，由兩湖、江西給餉，較去年差爲充裕；而不敷之款，每月尙在三萬內外。比在江西分一軍援南贛，一軍剿景德鎮，相去千有餘里，擬俟南路稍靖，卽當歸併北路，圖清皖南。綿力薄材，久無寸效，時歉於懷。賤體弱適，惟目光眊昏，作字不過三四行，輒須停筆少息，心血積虧，宵無佳寐，以是兢兢恆虞失墜。如天之福，逆燄日熿，兩江早克告成，太學鄙人，亦得戢景窮山，藉藏鈍拙，不貽師門之羞，則差幸耳。

與朱伯韓

近讀大集數卷，鴻文較之昔歲在京，似更雄深。國藩在軍數年，未敢廢學，惟詩古文，蕪廢日久。又以公牘文字所累，手腕浮滑，去古彌遠，用爲內疚。何時瞻對，得聆至論，一開鄙鈍，慰甚企甚。

覆左季高

一、凱章一軍，自正月十一日後并未開仗，所謂廣豐之平江兩營，千三百餘人，業於十六日到防。凱鈐待之甚厚。平江營亦樂隸麾下也。續調之玉山平江營，弋陽祥字營，共千三百人，亦正月可以到防。但願江北之賊不更南渡，凱軍應可保全。

一、浚川因信豐事鬆，進赴南康，正月十八在新城墟大獲勝仗，奪偽印至四十二顆，旗至五百零四面，可謂大捷。惟聞賊數實有五六萬，石達開尙在南安一帶，弟去年秦石逆不在此股，將來不免矛盾。浚川似未稟駱帥，即飭承據稟速咨。南安一帶處處與湖南相通，不能一一咨明，俾尊處得以料理。凱軍各仗，亦一一咨明，以憑查核。翔岡請撤各稟，亦一一咨明。

一、翔岡稟請撤歸各情，前緘略曾及之，翔之倔強，似足有爲。如十九日敗後稟撤，情詞迫切，除夕移營三十里，不顧掣動大隊，又似全無道理。近日交卸之際，亦似不曉事者。此間自意城人樹歸後，於各營情意，不能通知。舍弟沉甫與凱章極相得，本可來此，以達難顯之情。因家嚴改葬之事，不可不急圖。溫甫歸葬，亦須沉甫料理，故不克遽來。望閣下催人樹意，城速來，謀所以維持凱鈐一軍者，於弟大有裨益。即於江西湖北，亦關係不小也。

一、印渠部下三傑，峴莊吾未得見，味根孚吾則非湘軍諸營官所及，不特弟思致之，即潤帥亦求之若渴。石逆既有窺楚之說，吾鄉南路，自非劉培元所可了。計印渠此時必已成軍再出，恐草草編伍，不暇訓練，即須往防榔桂一路。楚勇若能約束訓練一番，其耐勞遠勝湘勇。岷樵之餘韻，當更長於羅李諸公也。若復草草而出，雖不甚滿人意，

正自足當一路。求閣下先置郴、桂、吉安等處，將來歸併潯、湖，但在大江兩岸，則緣敵處隸、潤處，一而二而一耳。去年江西保印渠，考語平淡，若須早爲之所，則請由鄒帥主稿，掣列賤銜，多一次奏保，於印渠非有所加，或放一實缺，亦爲時得一好官。

一、新年屢接鄂信，卻未提及七罪魁事。欲湘勇之再振，誠不可無以威之。然屢勝之餘，極盛之後，恐亦如古人所稱再實之木，其根必傷。比來湘人應募者少，卽營官幫辦，亦多倦遊，不知尙能支撐幾年否？

一、勝克齋未聞其病，見其近日一疏，極陳皖北事不可爲，大約兩淮羣盜，中原之禍未已。閣下去年囑弟留心馬隊，弟以調察哈爾之馬，練淮南之勇，入奏。頃得潤公信，言牧廠官馬，決不可用，前奏又無當矣。辦馬尙易，騎將難得，閣下所賞之田興恕，可改一騎將否？此外無聞也。

與孫芝房

上年十一月，作舍弟溫甫哀辭一首，茲抄呈法鑒。維時遺骸未獲，悲傷彌切。頃得胡中丞信，知舍弟尙得歸骨，而先軫喪元，尤增永慟。擬自再爲墓誌一首，以抒私哀。敬求閣下作墓表一篇，俾舍弟得挂名大集，國藩亦與有榮施。

與劉印渠

凱章在景德鎮屢次小挫，臘月雖獲勝仗，亦傷百餘人。弟本欲調閣下來助凱章，特以南路喫緊，蕭軍不克獨了，故思閣下與蕭軍夾擊，而調王枚村來助凱章。若湖南另有人往南路，則閣下來北路更妙也。

覆胡宮保

一、蕭浚川於正月十八日在南康之新城墟打一勝仗，奪偽印四十二顆，旗幟五百餘件之多。二十日打一敗仗，陣亡二百六十四人。此股匪黨如張遂、謀傳、忠信、賴裕、新黃、玉發，向所共知者，皆在其內。聞翼逆亦實尙在此，人數多至七八萬，恐非蕭軍所能了。湖南防界者爲劉培元、彭定大，亦不足以當之。而上猶崇義土匪甚多，將來不犯吉贛，則爲吾省之害。劉印渠部下之三將已緘商季公，令先防南路，與蕭軍夾攻，暫不能來北路。將來或由吉安、北下潯湖，當令其過江、當皖北三路之一耳。

一、凱章又小挫一次，看來此軍殆不可保完。侍擬移駐撫州，凱如站得住，則侍當添兵濟之；如站不住，則侍駐守撫州，與南昌省城相犄角，俾南北之賊不得聯合一片，亦有小補。

一、奏調西丹之事，請官揆帥與閣下主稿，挈列敵銜。上駟院等衙門習氣之壞，在京時亦頗有所聞。今既由鄂省備價赴口買馬，則諸事皆得實用。侍已令李少泉專人至淮上招募馬勇五百人，待其到時，試行操演，未必能與西丹高駕，要當差勝於江以南之人耳。

致左李高

一、浚川在南安小挫之後，未接嗣音。印渠一軍西來夾擊，似不可緩。浚川軍勢太單，如有疏失，所關非小。印渠不願盤江西調遣，即請由湖南發餉調度。若上游得手，將來印渠由吉安、袁州、瑞州以達於潯湖，與弟會合後，諸事易商，決不令印渠拂其本志，置之於江西而不之省顧也。千萬請其速出！

一、調兵四百，亦不爲少。兵之不甚中用，弟久薄之，非至今而變易前說也。特以近日各處募勇者甚多，應募者漸少，卒之擇將甚於將之擇卒。朝秦夕楚，輕去其主，辛苦教練，甫覺可用，轉瞬已失其所在矣。或在此營當散勇，則思易一營，以充什長；甫得什長，又思易一營，以充哨長；若兵則壹力尺籍，終身不改，鄙意欲借兵呆板之風，稍變勇浮

動之習。故發此議，亦勸潤帥參用兵也。至行裝決不可少，南山可移，此例難變。彭山岷起行之時，已囑其向湖南省庫借發，在敵處協餉項下劃扣矣。望速行之。

一、婺源已克復，敗賊歸併景德鎮，必猛撲一二次。凱章不知足禦之否？二十八日之役，老湘營死者二百餘人，凱章屢挫，而堅穩之氣不爲少撓，誠不可及。惟駐鎮已久，而又爲賊截去歸路，是其短處。現囑其堅壁弗出，致賊而無爲賊所致。半月以後，我之戰舟可入，賊之糧食漸缺，或可得手，未知其能堅持否？

一、筠仙召對，聖意殷勤垂詢，閣下將來自不免一出。特世變相尋而日多，人材分布而日絀，終恐趨於不支。粵捻內擾，嘆哦外伺，非得忍辱負重之器數十人，恐難挽回時局也。

與左季高

朱唐兩將，陰受迪菴之誡，祇在弟側護衛，不歸他人節制。迪亦曾以此託弟。自迪沒後，朱唐持此議愈堅；不然，則早令赴凱章矣。潤希雪三人俱囑弟早赴湖口，此時蕭軍孤危，弟未便置之不顧。若印渠能至南安界，則弟放心北行矣。擬明日移駐撫州，萬一景鎮疏失，賊蹤內犯，駐撫則可屏蔽建昌，駐建則不能兼顧撫州也。卓見以爲何如？

與陳季牧

來緘書法極妙，字不滿四方，而筆下有千里之勢。廿年苦心孤詣，今日始有成效，可與天下共賞，欽慰之至。望更多作楷書。僕有佳文數首，將來求大筆書寫上石也。

與李小泉

蕭軍在南贛頗覺孤危，僕在撫建，尚可稍爲照料。北行則彌隔絕矣。景德鎮官軍萬一疏失，賊縱內犯，撫州實當其衝。保撫尚可兼顧。建昌駐建，則不能顧撫也。報銷開局，縱以迅辦爲妙，早一日有一日之益，速一日省一日之費。局用不可太濫，飲食須常豐潔，從前辦數年苦糧台，此際宜辦數月甘報銷。僕賴雪琴釐金，頗不窮矣。一笑。少荃自潯湖歸，仍望速赴大營，以慰馳系。

致彭雪琴

一、水師改習陸戰事，僕昔年亦常持此論。後思之亦多窒礙之處。今觀來示所陳，多苦心體察之言。然潤帥之志，思欲出奇制勝，亟肆以疲賊，多方以誘賊，若非從水軍設法，則陸軍更不能出奇矣。總求閣下與厚菴另生妙法，於下游稍出奇兵，則楚軍乃有生動之氣，賊亦不敢壹意上犯。

一、舍弟溫甫忠骨業經尋得，初三日自黃州還湘，荷承格外關垂，感激何極。李秉范所雇之姜姓，望飭令無庸再覓。

一、普鎮一軍，難令獨當一面，僕前令其派二三營赴張凱章處助剿，則可。若令其出建德以攻景鎮之北，則與凱章兩頭隔絕，恐必誤事。婺源克復，江軍當可來鎮會剿。養素前與張小浦先生有約也。

與張小浦中丞

頃聞婺源克復，具仰碩畫鴻謨，無効不摧。此間景鎮之師，迄未得手。養素兩獲勝仗，士氣爲之一振。若得仰仗聲威，婺城遠遁，鎮軍亦漸得手，則可逐出江濱，通力合作，局勢較順。蕭浚川於初三日克復南安府城，爲之一慰。惟南路賊數殊多，或竄楚粵，或留江西，均非易了之局，深爲焦灼。聞尊處餉項近頗支絀，尙足支持否？

與王人樹

吳翔崗偶一小敗，卽請撤散，情詞迫切。除夕退紮三十里，不顧掣動大隊，此二者翔崗之失也。八月二十二萬年之役，凱章有約不到，臘月十九景鎮之役，又有約不到，此二者凱章之失也。自意城與閣下南歸後，僕於各軍聲息不甚通，莫能判其曲直得失，頃始略識其詳也。故望閣下與意城速來，通達衆情，以期和協。江西添餉三萬之說，業已應允，每月由河口釐局解一萬五千，由省局解一萬五千。又咨請敵處代招勇三千人，以後辦事，略可放手。特統領之才難得，雖添新營，仍嫌散漫。如閣下能來接辦營務，恐次青又當出爲統領也。

與沈幼丹

聞皖北之賊，日來蠢動，有上犯楚疆之意；一股窺麻城，一股犯蘄水。胡中丞與李希庵已自黃州進禦蘄水，惟麻城尙無勁旅，足以當之。不審楚疆果無他虞否？景鎮之賊殊悍，官兵亦夙稱精勁，但得彼此和協，上下一心，終有破賊之理。目下單薄之慮猶淺，搆貳之患較深。大約利則相歡，而日和鈍則相咎，而日乖亦軍事之常態，或者轉手得勢，卽可漸趨於和順乎？

與彭雪琴

湖口一關，經閣下與楊李苦戰而得，自須力守勿懈；或普或劉，應擇三千人堅守此關。其築壘挖濠，均須閣下一經理，不可稍疏，亦非異人任也。

覆胡宮保

雪琴寄示尊書，知皖城分道犯楚，此固意中之事。四眼狗果在何路？非希菴之靜，不足制之。湖口一關，經楊彭二李苦戰而得，不可稍有疏失。普劉二君，若言進取，則未有逮；若深溝高壘以守湖口，或猶力所能支。普軍助剿景鎮，侍止調二三營者，亦虞湖彭空虛也。此處爲鄂中門戶，亦爲楚軍所必爭，尙望蘆慮，時時籌及。侍已緘告雪琴，囑其悉心經理，其大處仍求鴻籌運度。侍前一摺，有未可卽日北行之諭，自當暫駐撫州，待南嶺之清耳。

與耆九峯中丞

建昌有兵五百，又有王守新招之勇六百，若益以元守之勇二千，則兵力不單。但欠子藥，頃蒙惠解，敵處火藥二批，業已到撫，卽分撥萬勛往建，則兩府皆有備矣。普總兵之勇，弟前分撥二三營赴景鎮助剿，尙屬可行。胡潤帥咨調全軍赴鎮，則湖彭未免空虛。弟頃緘達潤帥及雪琴，囑其力保湖口也。尊意如以爲然，卽求便中咨行普劉各營，爲荷。大約皖南之賊，四面受逼，則仍不免窺伺江西。若江西於廣撫建三府湖口一縣，皆以重兵扼守，使賊屢伺而不得逞，然後以江西之完力，規復皖南，則賊勢自爾窮蹙，是否有當，伏祈偉畫惠示。

覆劉傑人

接稟牘，知閣下欲辭差歸養。現值彭湖之間，警報迭至，閣下一門渥受國恩，自不能遽行撤營。湖口石鐘山，爲江西兩湖扼要之區，官兵屢年血戰，乃能奪得者。此次下游之賊上犯，恐有窺伺湖口之意，務祈閣下悉力扼守，保全湖口，或卽守彭澤以爲屏障，或另駐要隘，以便防禦。總使湖口萬無一失，則閣下功在三省也。國藩因南路喫重，誓不能赴湖彭，三月間卽能北來共事矣。

覆左季高

一、頃接人樹信言桂陽失守後，興寧、宜章又繼陷矣。不知確否？請飭院署承書，將南路緊要軍情，隨時咨明敵處。戰船截湘江，賊難西渡之說，恐不可恃。昔年江西之賊，不能西渡贛江者，以上下游皆有陸兵聯絡也。若上下數百里，無陸兵，則處處可渡。水師縱能梭巡一二百里，得數百賊牽制之，則不能兼顧他處矣。此層尚煩熟籌。

一、湖南有事，王人樹新招之七百人，朱惟堂新招之五百人，可由尊處截留，以剿湘中之賊。計至班在茶陵，可與浚川之師聯爲一氣。印渠峴莊在安仁、衡州等處，亦與蕭趙易通消息。人樹則或在楚勇營，或在湘勇營，均甚相宜。一、調營馬以練馬隊，最爲要著。此時勇興稍闌，氣亦漸減，不得不參用有缺之武官，參用有籍之營兵，以資維繫。若借此以整頓營伍，使有起色，則百年之利也。

覆郭意城

湖南此次之變，出人意料之外。去冬接和帥咨，即言翼逆石達開欲自茶陵竄入湖南，敵處未甚以爲慮。湘中亦不甚隄防。此賊前隊已破桂陽、永興等處，而後隊之在南安、信豐者，尙能屢挫蕭軍，何其多也？浚川解信豐圍後，現飭其回駐吉安，以援湖南。計到吉軍在三月初間入茶安等處，則中甸矣。鄙人無回湘之理，且抑鬱已久，心血積虧，雖回亦無裨益。若湘事危急，凱鈐全軍，亦當回援。鄙人自知顧其大者急者，必不擁以自全而自壯也。第衡州向來未謀城守之計，即有勁旅回援，不知來得及否？張六琴來，或留大營，或留建郡，均可奏辦。近見吾黨氣誼相合者，皆失之孱弱，且處境多有不順，亦未知其何故？

與蕭浚川

此次賊犯湖南，變出意外，人心驚惶。閣下救援桑梓，以速爲多；妙發偵探，能於途中截剿一二仗，當更得勢。弟在